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三百二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敕修

列傳第一百九十

列女二

歐陽氏 徐氏 馮氏　方氏 龔氏

潘氏　楊氏

張烈婦 蔡氏 鄭氏　王烈婦 許烈婦

吴氏　沈氏六節婦

黄氏　張氏葉氏陳氏范氏

劉氏二女　孫烈女蔡烈女

陳諫妻李氏　胡氏

戴氏胡氏　許元忱妻胡氏

郃陽李氏　吴節婦楊氏

徐亞長　蔣烈婦

楊玉英張蟬雲　倪氏

彭氏 劉氏
劉氏二孝女
黃氏
邵氏婢
楊貞婦 倪氏
楊氏
丁氏
尤氏
李氏
孫氏
方孝女 解孝女
李氏
項貞女
壽昌李氏
王亭縣君
馬氏

王氏　劉氏楊氏

譚氏張氏　李烈婦黄烈婦

須烈婦　陳烈婦馬氏

謝烈婦　張氏王氏戚家婦

金氏楊氏　王氏

李孝婦洪氏倪氏　劉氏

歐陽氏彭澤人同邑王佳傅妻也事姑至孝夫亡氏年方十八撫遺腹子紡績為生父母迫之嫁乃鍼刺其額

為誓死守節字墨涅之深入膚裏里人稱為黑頭節婦又徐氏烏程人年十六嫁潘順未期而夫病篤顧徐曰母老汝年少奈何徐泣下即引刀斷左小指以死誓夫死布衣長齋年七十八卒遺命取斷指入棺中家人出其指所染爪紅色尚存馮氏宣城劉慶妻年十九夫亡誓守節其娣姒諷之曰守未易言非齩斷鐵釘者不能馮即投袂起拔壁上釘齧之剨然有聲痕復抉臂肉釘著壁上曰脫有異志此即狗彘肉不若已而遺腹生子

曰大賢長娶李氏大賢又夭姑婦相守至老卒取視壁釘肉尚韌不腐齒痕如新

方氏金華軍士袁堅妻堅嗜酒敗家卒殯城北濠上方貧無所依乃即殯處置棺寢處其中饑則出飲於濠久之不復出則死矣郡守劉涖為封土祭之又葉氏蘭溪人適神武中衛舍人許伸伸家素饒於財以不檢蕩且盡攜妻投所親卒於通州氏守屍晝夜跪哭或遺之食或餽金或勸以改嫁俱却不應水漿不入口者十有四日

竟死尸旁年二十餘州人為買棺合葬

潘氏海寧人年十六歸許釗生子淮甫期年釗卒既殮潘自經死已兩日矣有老嫗過之曰是可活也投之藥更甦釗族兄欲不利於孤嗾潘改適潘毁容自矢族兄者夜率勢家僕數十人誣以債椎門入潘負子冒風雨踰垣逸前距大河追者迫潘號慟投於河適有木浮至憑以渡達母家遂止不歸淮年十九始歸淮補諸生娶婦生五子潘年五十宗人聚而祝族兄者亦至潘曰氏

所以得有今日賴伯氏玉成目淮酌酒飲伯卒爵北向拜曰未亡人三十年來瀕死者數矣而顧强生獨以淮故耳今幸成立且多子復何憾語畢入室頃之宴徹諸宗人同淮入謝則縊死室中矣

楊氏桐城吴仲淇妻仲淇卒家貧舅欲更嫁之楊曰即饑死必與舅姑俱舅不能奪數年家益貧舅謀於其父母將以償債楊仰天呼曰以吾口累舅姑不孝無所助於貧不仁失節則不義吾有死而已因咽髮而死

張烈婦蕪湖諸生繆釜妻年十八歸釜越四年釜病屬張善自託張泣曰夫以吾有二心乎有子則守志奉主妻道也無子則潔身殉夫婦節也乃沐浴更衣闔戶自縊閱日而釜乃卒又蔡烈婦松陽葉三妻三負薪為業蔡小心敬事三久病織紝供藥餌病篤執婦手訣曰及我生而嫁無受三年苦婦梳洗更衣袖刀前曰我先嫁矣刎頸死三驚歎尋死又鄭氏沔陽趙鈺妻性剛烈閨房中言動不涉非禮某寡婦更適人饋以茶餅鄭怒命

傾之鈺戲曰若勿罵幸夫不死耳鄭正色曰君勿憂我豈為此者後鈺疾將死迴視鄭瞪目不瞑鄭曰君得毋疑我乎即自縊於牀楣鈺少甦回盼出泪而絶

王烈婦上元人夫嗜酒廢業僦居破屋一間以竹蓬隔內外婦日塞戶坐門扉績麻自給夫與博徒李游李悅婦姿謀亂之夫被酒以狂言餂婦婦奔母家避之夫逼之歸夜持酒脯與李俱至引婦坐婦駭走且罵夫以威挾之婦堅拒大被搒笞婦度不免夜攜幼女坐河干慟

哭投河死是夜大風雨屍不漂没及曙女尚熟睡草間

又許烈婦松江人許初女夫飲博不治生諸博徒聚謀曰若婦少艾曷不共我輩懽日可得錢治酒夫即以意喻婦婦叱之屢加箠撻不從一日諸惡少以酒肴進婦走避鄰嫗家泣顧懷中女曰而父不才吾安能靦顏自存俟汝之成也少間聞闔戶聲嫗覘之則拔刀刎頸仆地矣父挐醫來視取熱雞皮封之復抓去明旦氣絶年二十五

吴氏永豐人名姑姑年十八適寗集略未一年夫卒六日不食所親百方解譬始食粥朝暮一溢米服除母憐其少欲令改適往視之同寢食三年竟不敢出一語歸謂諸婦曰此女鐵石心不可動也

慈谿沈氏六節婦章氏祚妻周氏希魯妻馮氏信魁妻柴氏惟瑞妻孟氏弘量妻孫氏琳妻所居名沈思橋近海族衆二千人多驍黠善鬬嘉靖中倭賊入犯屢殲其魁奪還虜掠賊深讐之一日賊大至沈氏豪誓於衆曰

無出婦女無輦貨財共以死守違者誅章亦集族中婦

女誓曰男子死鬬婦人死義無為賊辱衆竦息聽命賊

圍合羣婦聚一樓以待既而賊入章先出投於河周與

馮從之柴方為夫礪刃即以刃斫賊旋自刃孟與孫為

賊所得奪賊刃自刺死時族中婦死者三十餘人而此

六人尤烈

黄氏沙縣王珣妻嘉靖中倭亂流刼其鄉鄉之比鄰皆

操舟為業賊至衆婦登舟匿艙中黄兀坐其外衆婦呼

之曰不虞賊見乎黃曰篷窗安坐恐賊至不得脱我居外便投水耳賊至黃躍入水中死同時縣羅舉妻張氏從夫避亂巖穴間賊至張與妾及妾子俱為所獲賊見張美欲犯之不從至中途張解髪自縊賊斷之張又解行纏賊又覺之徒跣驅至營賊魁欲留之張厲聲曰速賜一死賊曰不畏死吾殺汝妾張引頸曰請代妾留撫孩嬰賊曰吾殺孩嬰張引頸曰請代孩嬰存夫嗣賊令牽出殺之張先行了無懼賊方猶豫張罵不絶口遂遇

害投屍於河數日屍浮如生

張氏政和游銓妻倭寇將至婦數語其女曰婦道惟節是尚值變之窮有溺與刃耳汝謹識之銓聞以為不祥婦曰使婦婦與女能如此祥孰大焉未幾賊陷政和張度不脫連呼女曰省前誨乎女頷之即赴井張含笑隨之竝死又葉氏松溪江華妻陳氏葉弟惠勝妻偕里人避倭長潭值歳除里嫗覓刀為幼男薙髮弗得葉出諸懷中衆問故曰以備急耳及倭圍長潭執二婦共繫一繩

葉謂陳曰我二人被繫縱生還亦被惡名死為愈陳唯唯葉探刀於懷則已矣各抱幼女跳潭中死同時林壽妻范氏亦與衆婦匿山塢倭搜得衆婦偕至水南范獨與抗或謂姑順之家且來贖答曰身可贖辱可贖哉我則寧死賊聞言殺其幼女恐之不為動曰併及汝矣厲聲曰固我願也賊殺之

劉氏二女與化人嘉靖四十一年與里中婦同為倭所掠繫路傍神祠中倭飲酣遍視繫中先取其姊姊厲聲

曰我名家女也肯汚賊乎倭笑慰之曰若從我當詢父母歸汝女曰父母未可知此時尚論歸耶倭尚撫背作款曲狀女怒大罵時黃昏倭方縱火女即赴火死已復侵其妹妹又大罵倭露刃脅之不為動曰欲殺即殺倭欲强犯之女紿曰吾固願從俟姊骨燼乃可否則不忍也倭喜負薪益火火熾女又赴火死時同死者四十七人二女為最

孫烈女五河人性貞靜不苟嬉笑母朱卒繼母李擕前

夫子鄭州兒來州兒侍母欲私女嘗以手挑之忿批其頰一日女方治麪州兒從後摟之女揪髮覓刃州兒齧其臂得脫女奔訴於姊觸地慟哭曰母不幸父又他出賊子敢辱我必刃之而後死姊曲撫慰乃以臂痕示李使戒戢之州兒不悛紿李曰兒採薪臂力不勝置遺束於路李往取之歸則戶扃甚嚴從母舒氏亦趨至曰初聞如小犢悲鳴繼又響震如雷必有異并力啟之州兒死閾下項幾斷女亦倚壁死蓋州兒誑母出調女女陽

諾而使之閉門既躡其後殺之也又蔡烈女上元人少孤與祖母居一日祖母出有逐僕為僧者來乞食挑之不從挾以刃女徒手搏之受傷十餘處罵不絕宛轉死竈下賊遁去官行驗忽來首伏官怪問故賊曰女拘我至此遂抵罪

陳諫妻李氏番禺人諫嘉靖十一年進士為太平推官兩月卒其弟扶櫬歸李曰吾少嫠也豈可與叔萬里同歸哉遂不食死

胡氏會稽人字同里沈袤將嫁而袤遘父鍊難二兄袞褒杖死塞上袤與兄襄竝逮繫宣府獄總督楊順逢嵩意必欲置二子死搒掠數百令夜分具二子病狀會順爲給事中吳時來所劾就檻車去襄等乃得釋自是病嘔血扶父喪歸比服闋始婚胡年已二十七踰六月袤卒胡哀哭不絶聲盡出奩具治喪事有他諷者斷髮剺面絶之終日一室中即同産非時不見晩染疾家人將迎醫告其父曰寡婦之手豈可令他人視不藥而卒

年五十一以襄子嗣

戴氏莆田人名清歸蔡本澄年甫十四居二年本澄以世籍戍遼東買妾代婦行戴父與約曰違左天未五年不歸吾女當改嫁矣至期父語清如約泣不從獨居十有五年本澄歸生一子未晬父子相繼亡清哀毀幾絶父潛受吴氏聘清聞之曰人呼女蔡本澄婦耳何又云吴耶即往父家使絶婚吴訟之官令守節表曰寡婦清之門時莆同邑又有歐茂仁妻胡氏守節嚴苦内外重

之郡有獄久不斷人曰太守可問胡寡婦守乃過婦問之一言而決

胡氏鄞許元忱妻元忱爲徐祝師養子習巫祝事氏鄙之勸夫改業且勸歸許宗未果而元忱疫死氏殯之許氏廬苫卧柩旁夜擁一刀卧里某求氏爲偶氏毀面截鬢髮斷左手三指流血淋漓某驚遁族婦尊行抱持之大慟因立應後者令子之氏服喪三年不浣不櫛畢葬乃爲子娶婦夫有弟少流移於外復爲返之許氏賴

以復起

郃陽李氏安尚起妻尚起商河南病亡氏聞訃盡變産完夫債且置棺以待夫櫬歸跪告族黨曰煩舉二棺入地閉戸將自縊鄰婦欲生之排闥曰爾尚有所逋何遽死氏啟門應曰然吾資已盡奈何請復待一日乃紉履一雙往畀之曰得此足償矣歸家遂縊死

吳節婦無為周凝貞妻凝貞卒婦年二十四毀容誓死不更適傭女工以奉孀姑姑老卧病齒毀弗能食婦絶

其兒乳以乳姑冬月卧擁姑背以煖之宛轉牀席者三年姑卒哀毀骨立年七十五終文楊氏清苑劉壽昌妻年十九夫卒誓死殉念姑病無依乃不死母家來迎以姑老不忍去側竟不歸寧閲三十年姑卒葬畢哀號夫墓曰妾今得相從地下矣遂絶粒家人問遺言曰姑服在身殮以布素遂瞑

徐亞長東莞徐添男女添男為徐姓僕生亞長四歲而死母以亞長還其主去而别適比長貞静寡言笑居羣

娌中凜然有難犯之色家童進旺欲私之不可亞長奉主命雜草豆田中進旺跡而迫之力拒獲免因哭曰聞郎君讀書有寡婦手為人所引斧斷其手況我尚女也何以生為遂投江死

蔣烈婦丹陽姜士進妻幼頴悟喜讀書弟丈止方就外傅夜歸輒以餅餌啖之令誦日所授書悉能記憶久之遂能文歸士進數年士進病瘵死婦屑金和酒飲之并飲鹽鹵其父數偵知奔救免不食者十二日父啟其齒

飲之藥復不死禮部尚書寳士進從父也知婦嗜讀書多置古圖史於其寢所令續劉向列女傳婦許諾家人備之益謹一日婦命於繐帳前掘坎埋大缸貯水笑謂家人吾將種白蓮於此此花出泥淖無所染令亡者知予心耳於是日纂輯不懈書將成防者稍不戒則濡首缸中死矣為文脱稿即毁所存烈女傳及哭夫文四篇夢夫賦一篇皆文止竊而得之者御史聞於朝榜其門曰文章貞節初其兄見女能文以李易安朱淑真比之

輒嚬蹙曰易安更嫁而淑真不慊其夫雖能文大節虧矣其幼時志操已如此

楊玉英建寧人涉獵書史善吟咏年十八許字官時中時中有非意之獄父母改受他聘玉英聞之屬其娣曰吾篋有佩囊布韈諸物異日以遺官官人娣弗悟諾之於是竊入寢室自經死目不瞑時中聞訃具禮往祭以手掩之遂瞑娣出所遺物付父母啟之得詩云崑山一片玉既售與卞和和足若被刖玉堅不可磨若再付他

人其如平生何又張蟬雲蒲城人許字俞檜萬歷中檜被誣繫獄女聞可賄脫謀諸母欲貨粧奩助之母不可曰汝未嫁何為若此女方食即以盌擲地恚不語入暮自縊死

倪氏定海人鄞諸生陳襄妻襄早卒婦年三十無子家貧力女紅養姑有慕其姿者遣媒白姑婦煎沸湯自潰其面左目爆出又以烟煤塗傷處遂成獰惡狀媒過之驚走不敢復以聘告歷二十年姑壽七十餘卒婦哀慟

不食死

彭氏安邱人幼字王枚臯未嫁枚臯卒誓不再適濰縣丁道平密囑其父欲娶之彭察知六日不食道平悔而止心敬女節烈後聞其疾革不起贈以棺彭語父曰可東葦埋我亟還丁氏棺地下欲見王枚臯也遂死又劉氏頴州劉梅女許聘李之本之本歿女泣血不食語父曰兒為李郎服三年需弟稍長然後殉寄語翁且勿為郎置櫛遂盡去鉛華教弟讀書親正句讀越一年梅潛

許田家女聞中夜開篋取李幣挑燈製衣衣之縊死知府謝詔臨其喪鄰里弔者如市田家亦具尊賻舉酒方酹柩前承濯瓦盆劃然而碎起高丈餘遶檐如蝶墜觀者震色

劉氏二孝女汝陽人父玉生七女家貧力田嘗至隴上歎曰生女不生男使我扶犂不輟其第四第六女聞之惻然誓不嫁著短衣代父耕作及父母相繼卒無力營葬二女即屋為邱不離親側隆慶四年督學副使楊俊

民知府史桂芳詣其舍請見二女年皆逾六十矣

黃氏江寧陳伯妻年十八歸伯父死母欲改節氏苦諫不從一日母來省氏閉門不與相見母慙去後伯疾篤氏誓不獨生一日姑扶伯起坐氏熟視曰嗟乎病至此吾無望矣走竈下碎食器刺喉不殊以廚刀自刎死年二十一

邵氏丹陽大猾邵方家婢也方子儀令婢視之故相徐階高拱並家居方以策干階階不用即走謁拱爲營復

相名大恣奸欺萬歷初拱罷張居正屬巡撫張佳允捕殺方并逮儀儀甫三歲捕者以日暮未發閉方所居宅守之方女夫武進沈應奎義烈士負氣有力時為諸生念儀死邵氏絶將往救之而府推官與應奎善固邀飲夜分乃罷武進距方居五十里應奎踰城出夜半抵方家踰牆入婢方坐燈下抱儀泣曰安得沈郎來屬以此子應奎倉卒前婢立以儀授之頓首曰邵氏之祀在君矣此子生婢死無憾應奎匿儀去晨謁推官旦日捕者

失儀繫婢毒掠終無言或言於守曰必應奎匿之應奎所善推官在坐大笑曰宽哉應奎夜飲於余晨又謁余也會有為方解者事乃寢婢撫其子以老

楊貞婦潼關衛人字郭恒萬歷初客遊湖南久不歸父議納他聘女不可斷髮自守家有巖壁穴牆居之垂槀以通飲食如是者二十六年恒歸乃成禮又有倪氏歸安人許聘陳敏敏從征傳為已死踰五十載始歸倪守志不嫁至是成婚年六十一矣

楊氏寧國饒昺妻昺以單衣溺死湖中楊招魂葬之課二子成立冬不衣袷萬歷初年八十竟單衣入宅旁池中端坐死

丁氏五河王序禮妻序禮弟序爵客外為賊所殺其妻郭氏懷孕未即殉及生子越月投繯死時丁氏適生女泣謂序禮曰叔不幸客死嬸復殉棄孤不養責在君與妾也妾初舉女後尚有期孤亡則斬叔之嗣且負嬸矣遂棄女乳姪未幾序禮亦死竟無子女氏年方少撫姪

長絕無怨悔

尤氏崑山貢生鏞女嫁諸生趙一鳳早死將殉之顧二子方襁褓為饘食二子復殤慟曰可以從夫矣痛夫未葬即營窀穸惡少年艷其色訾其目曰彼盼美而流烏能久也婦聞之夜取石灰手挼目血出立枯寘棺自隨夫葬畢即自縊或解之乃觸石裂額趨臥棺中死

李氏麻城王寵麟繼妻寵麟仕知府卒氏年二十餘哭泣不食經四十日疾革知族人利其資必以惡語傾前

妻子預戒家人置己棺中勿封殮衆果謂集譟孤殺母氏從棺中言己知汝輩計必出此也衆大慙而去然後瞑

孫氏甌寧人幼解經史字吴廷桂廷桂死孫欲奔喪家人止不得父為命輿曰奔喪而輿可乎入夜徒步往挾納采雙金雀以見舅姑拜畢奠柩側遂不離次期必死吴家故貧所治棺取具而已好事者助以美櫝孫視之曰木以美逾吾夫非禮矣卻之以樗櫝來乃許屆期縊

死書衣帶中云男毋附尸女毋啟衣

方孝女莆田人父瀾官儀制郎中卒京師女年十四無他兄弟與叔父扶櫬歸渡揚子江中流舟覆櫬浮女時居別舟皇遽呼救風濤洶怒人莫敢前女仰天大哭遂赴水死經三日屍浮傍父櫬同泊南岸又有解孝女寧陵人年十四同母浣衣母誤溺水女四顧無人號泣投水俄兄紹武至泅而得之母女皆死女手挽母甚堅兄救母久之復甦女手仍不解兄哭撫之曰母已生妹可

慰矣乃解

李氏東鄉何璇妻璇客死李有殊色父迫之嫁遂以簪入耳中手自拳之至没復拔出血濺如注姑覺呼家人救則已死矣

項貞女秀水人國子生道亨女字吴江周應祁精女工解琴瑟通列女傳事祖母及母極孝年十九聞周病瘵即持齋燃香燈禮佛默有所祝侍女輩竊聽微聞以身代語一日謂乳媪曰未嫁而夫亡當奈何曰未成婦改

字無害女正容曰昔賢以一劍許人猶不忍負況身乎
及聞訃父母秘其事然傳吴江人來女已喻祖母屬其
母入視女留母坐色甚温母釋然去夜伺諸婢熟睡獨
起以素絲約髮衣内外悉易以縞而紉其下裳檢衣物
當勞諸婢者名標之列諸牀上大書於几曰上告父母
兒不得奉一日驩今為周郎死矣遂自縊兩家父母從
其志竟合葬焉

李氏壽昌人年十三受翁應兆聘應兆暴卒女盡取備

嫁衣飾焚之以身赴火爲父母救止乃赴翁家哀告舅姑乞立嗣復乞一小樓設夫位坐卧於旁奠食相對非姑不接面舅亡家落忍饑紡績以養姑未幾姑亦亡鄰火大起夜半達旦延百餘家鄰婦趨上樓勸之避婦曰此正我授命時也抱夫木主待焚須臾四面皆燼小樓獨存

王亭縣君伊府宗室典柄女年二十四適楊仞不兩月仞卒號慟不食或勸以舅姑年老且有遺孕乃忍死襄

事及生男家日落萬歷二十一年河南大饑宗禄久缺紡績三日不得一飱母子相持慟哭夜分夢神語曰汝節行上聞於天當有以相助晨興母子述所夢皆符頗怪之其子曰取屋後土作坯易粟其日掘土得錢數百自是每掘輒得錢一日舍旁地陷得石炭一窖取以供爨延兩月餘官俸亦至人以為若節所感

馬氏平湖人年十六歸諸生劉濂十七而寡舅家甚貧利其再適必欲奪其志不與飲食百計挫之志益厲嘗

閉門自經或救之則繫絶而墜於地死矣急解之漸蘇舅又陰納沈氏聘其姑誘與俱出令女奴抱持納沈舟婦投河不得疾呼天救我須臾風雨晝晦疾雷擊舟欲覆者數四沈懼乃旋舟還之事聞於縣縣令婦别居時父兄盡歿無可歸假寓一學舍官贍之以老

王氏東莞葉其瑞妻其瑞貧操舟往來鄰境一月一歸氏紡績易食萬歴二十四年嶺南大饑民多鬻妻子其瑞將鬻氏博羅民家劵成載其人俱來入門見氏羸甚

問之不饘粥數日矣其瑞泣語之故且示之金氏笑而許之及舟發寶潭躍入潭中死兩岸觀者如堵皆謂水迅屍流無所底其瑞至從上流哭數聲屍忽湧出去所投處已逆流數十步矣

劉氏博平吳進學妻楊氏進性妻進學疫死既葬劉夜匍匐縊於墓所未幾進性亦疫死楊一慟幾絕姑議嫁之楊曰我何以不如姒遂縊死

譚氏南海方存業妻生子三月夫亡悲號欲殉母及姑

交止之且諷改適氏垂涕曰吾久不樂生特念姑與兒耳哽咽流涕不止二人不敢復言及子七歲遣就塾師先令拜姑微示付託意竊自喜曰吾今可以遂志矣一日媒氏至復勸改適氏愈憤中夜縊死又張氏臨清林與岐妻夫亡欲自縊舅姑慰之曰爾死如遺孤何氏以衣物倩乳嫗育其子三月知子安乳嫗遂不食死

李烈婦餘姚吴江妻年二十夫與舅俱卒家酷貧婦紡績養姑己恒凍餒有黄某者謀娶之賄夫族某使餌其

姑未即從某乃陰與黃及父家約詭稱其母暴病肩輿來迎婦倉卒升輿既及門非父家也姑亦尋至布几席速使成禮婦佯曰所以不欲嫁者為姑老無依耳姑既許復何言然妾自夫殁未嘗解帶今願一洗沐又問聘財幾何姑以數對曰亟懷之去姑在我即從人殊赧顏也衆喜促姑行為具湯湯至久不出闢戶視之則縊死矣其後崇禎十五年餘姚又有黃烈婦者金一龍妻夫早殁黃截指自誓立從子為嗣與姑相依熊氏子欲娶

之母黨利其財紿令還家間道送於熊黄知勢不可挽顧捜括所有以償聘金不聽相持至夜深引刀自刎未殞其姑聞之急趨視黄曰婦所以未即死者欲姑一面耳今復何求遂刎喉以絶郡邑聞之繫熊氏子獄中

須烈婦吴縣人夫李死市兒悦其色爭欲娶之婦泣曰吾方送一夫旋迎一夫且利吾夫之死而妻我不猶殺我夫耶市兒乃糾黨聚謀將掠之婦驚奔母母懼不敢留返於姑姑懼如母投姊姊益不敢留婦泣而歸鄰人

勸之曰若即死誰旌若節者何自若若此婦度終不免自經死

陳節婦鍾祥人適李姓早寡子然一身歸父家守志坐卧小樓足不下樓者三十年臨終謂其娌曰吾死慎勿以男子舁我家人忽其言令男子登樓舉之氣絶踰時矣起坐曰始我何言而令若輩至此家人驚怖而下目乃瞑

馬氏山陰劉晉嘯妻萬歷中晉嘯客死馬年二十許家無立錐伯氏有樓遂與母寄居其上以十指給養

不下梯者數十年常用瓦盆貯新土以足附之鄰婦問故曰吾以服土氣耳年六十五卒

謝烈婦名玉華番禺曹世興妻世興為馮氏塾師甫成婚即負笈往亡何病歸不能起婦誓不改適曹族之老嘉之議分祭田以贍或謂婦年方盛當俟襄事畢令歸寧婦佯諾及期駕輿欲行別諸姒多作訣語徐入室閉戶以刀自斷其頸家人亟穴板入血流滿衣尚未絕見諸人入亟以左手從斷處探喉出之右手引刀一割乃

瞑

張氏桐城李棟妻棟死無子張自經於牀母救之奮身起引斧斫左臂者三家人奪斧抑而坐之蓐間張瞶悶不語家人稍退張遽擠身出戶投於水水方冰以首觸穴入遂死邑又有烈婦王氏高文學妻文學死父道美來弔謂王曰無過哀事有三等在汝自為之王輟泣問之父曰其一從夫地下為烈次則冰霜以事翁姑為節三則恒人事也王即鍵戶絕粒不食越七日而死又有

戚家婦者寶應人甫合巹而夫暴歿婦哭之哀投門外
汪中死後人名其死所為戚家汪云
金氏通渭劉大俊妻年十九夫病風痺金扶浴温泉暴
風雨山水陡發夫不能動令金急走金號泣堅持不肯
舍竝溺死屍流數十里而出手猶挽夫不釋云又應山
諸生王芳妻楊氏芳醉墜塘中氏赴水救之夫入水益
深氏追深處偕死
王氏浙江山陰沈伯夔妻議婚數年伯夔病厲手攣髮

父母有他意女問沈郎病始何日父曰初許時固佳兒今乃病女曰既許而病命也違命不祥竟歸之伯變病且憊王奉事無少怠居八年卒嗣其從子更出簪珥佐舅買妾更得子踰年舅姑相繼亡王獨撫二幼孤鬻手食之竝成立

李孝婦臨武人名中姑適江西桂廷鳳姑鄧患瘵疾將不起婦涕泣憂悼聞有言乳肉可療者心識之一日煮藥爇香禱竈神自割一乳昏仆於地氣已絕廷鳳呼藥

不至出視見血流滿地大驚呼救傾駭城市邑長佐皆詣其廬命亟治俄有僧踵門曰以室中蘄艾傅之即愈如其言果甦比求僧不復見矣乃取乳和藥奉姑姑竟獲全又洪氏懷寧章崇雅妻崇雅早卒洪守志十年姑許疾不能起洪剜乳肉為羹而飲之獲愈餘肉投池中不令人知數日後羣鴨自水中銜出鳴噪迴翔小童獲以告姑姑起視之乳血猶淋漓也其夫兄崇古亦早亡姒朱氏誓死靡他妯娌相守五十年云倪氏興化陸鰲

妻性純孝舅早世憫姑老朝夕侍寢處與夫睽異者十五年姑鼻患疽垂斃躬為吮治不愈乃夜焚香告天割左臂肉以進姑啖之愈遠近稱孝婦

劉氏張能信妻太僕卿憲寵女工部尚書九德婦也性至孝姑病十年侍湯藥不離側及病劇舉刀刲臂侍婢驚持之舅聞囑醫言病不宜近腥臊力止之踰日竟刲肉煮糜以進則姑已不能食乃大悔恨曰醫紿我使姑未鑒我心復刲肉寸許慟哭奠簀前將闔棺取所奠置

棺中曰婦不獲復事我姑以此肉伴姑側猶身事姑也

鄉人莫不稱其孝

乾隆御覽之寶

明史卷三百二終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三百二考證

方氏傳郡守劉蒞為封土祭之　臣方煒按劉蒞一統志作劉蒞與此互異謹附考

王烈婦傳夫嗜酒廢業　臣方煒按一統志稱王氏夫為汪姓傳未載謹附考

王烈婦傳許烈婦附夫飲博不治生　臣方煒按江南通志稱許氏贅嚴氏子為婿傳未載謹附考

沈氏六節婦傳周氏希曾妻　臣方煒按希曾寧波府志作希曾與此互異謹附考

黃氏傳張氏附　張罵不絕口遂遇害　臣方煒按一統志稱是時張罵不絕口賊怒割乳剖心投其首河中與此小異謹附考

孫烈女傳女亦倚壁死　臣方煒按是時孫氏以自刎死見泗州志傳未詳謹附識

胡氏傳裒與兄襄並逮繫宣府獄總督楊順逢嚴嵩意

必欲置二子死　臣方煒按是時錬棄宣府市襄奏
戍極邉會順與巡按御史路楷逢嵩意更取衮褒杖
殺之復移檄逯襄見識大録是衮褒之死已由順等
矣謹附識

明史卷三百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史卷三百四十三

總校官編修臣朱鈐

郎中臣丁雲錦覆勘

明史卷三百三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一百九十一下

列女三

徐貞女　劉氏

余氏　虞鳳娘

林貞女　王貞女

文淵閣寶

俛美玉　劉烈女
上海某氏　谷氏
白氏　高烈婦
于氏臺氏　胡氏
王氏　劉孝女
崔氏　高陵李氏
烈婦柴氏　周氏王氏
荆媧　宋氏

陳氏李氏　　蘄水李氏 婢阿來
萬氏 王氏五烈婦 明倫堂女　　陳氏
雞澤二李氏　　姜氏
六安氏　　石氏女 謝氏
莊氏　　馮氏
唐烈妻陳氏 劉氏　　唐氏 顏氏
盧氏　　于氏 蕭氏 楊氏
仲氏女　　何氏

趙氏　　倪氏王氏　韓氏

郤氏李氏　　江氏

楊氏　　張氏

石氏王氏等　　郭氏

姚氏　　朱氏徐氏女

定州李氏　　胡敬妻姚氏

熊氏　　邱氏乾氏　黄氏

洗馬暅婦　　向氏

雷氏　商州邱氏

呂氏　曲州邵氏

王氏　吳之瑞妻張氏

韓鼎允妻劉氏　江都程氏六烈

江都張氏藺氏等　張秉純妻劉氏

陶氏　田氏

和州王氏　方氏

陸氏子道弘妻　于氏

項淑姜　王氏　　甬上四烈婦

夏氏

徐貞女宣城人少字施之濟年十五里豪湯一泰豔之倚
從子祭酒賓尹强委禽焉女父子仁不受夜趣施舁女
歸一泰恚甚脅有司攝徐氏欲庭奪以歸先使人捽之
濟父子及媒妁數人毆之府門有司莫能制徐氏被攝
侯里次城東旅舍懼不免夜伺人静投池中死衣上下縫
紉不見寸體觀者皆泣下共舁古廟盛夏鬱蒸蠅不敢近

郡守張德明臨視立祠城東祀之

劉氏京師人有松江人戍邊者詐稱無妻娶劉氏而遇赦歸紿劉曰吾暫歸省久之不復至劉抵松訪之夫拒不納劉哭曰良人棄我我將安歸乃剪髮為尼行乞市上人多憐而周之劉置一棺夜卧棺中數十年鄰火起劉入棺呼曰乞與闔棺以畢吾事遂焚死

余氏黄岡宋蒙妾蒙妻劉舉子女各一人余無所出及蒙卒劉他適妾辛勤育之日事紡績非丙夜不休壼政

嚴肅親屬莫敢窺其門踰二十年忽謂子女曰吾命將盡不能終視若彼惟望若輩為上流人爾越數日無疾而逝

虞鳳娘義烏人其姊嫁徐明輝而卒明輝聞鳳娘賢懇其父欲聘為繼室女知泣謂父母曰兄弟未嘗同妻即姊妹可知父執不聽女絕口不言自經死

林貞女侯官人父舜道官參政女幼許長樂副都御史陳省子長源既納幣長源卒女遂首削脂澤稱疾卧牀

哭無聲而神傷或謂未成婦何自苦荅曰予名氏歲月飾而櫝之以歸陳忍自昧哉固請於父欲赴陳喪父爲達其意陳父荅曰以凶歸所不忍以好歸疇與主之姑俟喪除女大悲咤曰是欲緩之覬奪吾志也遂不食積七日嘔血死

王貞女崑山人太僕卿守之孫諸生述之女字侍郎顧章志孫同吉未幾同吉卒女即去飾白衣至父母前不言亦不泣若促駕行者父母有難色使嫗告其舅姑舅

姑掃庭内待之女既至拜跪而不哭斂容見舅姑有終
焉之意姑含淚曰兒不幸早亡奈何累新婦女聞姑稱
新婦汩籟籟下遂留執婦道不去早晚跪奠柩前視姑
眠食外輒自屏一室雖至戚遣女奴候視皆謝絶曰吾
義不見門以外人後姑病女服勤晝夜不懈及病劇女
入候牀前出視藥竈往來再三若有所為羣婢窺之而
莫得其迹姑既進藥則睡覺而病立間呼女曰向飲我
者何藥乃速愈如是欲執其手勞之女縮手有難進之

狀姑怪起視已斷一指煑藥中矣姑歎曰吾以天奪吾子常憂老無所倚今婦不惜支體以療吾疾豈不勝有子耶流涕久之人皆稱王孝女云

倪美玉年十八歸董緒緒居喪過毀得疾謂妻曰吾無兄弟又無子吾死父母祀絶矣當以吾屋為小宗祠置祀田數畝小宗人遞主之春秋享祀吾父母獲與焉吾無憾矣汝必以此意告我叔父而行之緒卒倪立從子為後治喪畢携其女及田二十畝囑其姒曰以此累姆

及夫叔父自外郡至泣拜致夫命叔父如其言事竣婦出拜謝即入室卧不食居數日沐浴整衣曰亡夫名我矣舉手別父母親屬而逝年二十二

劉烈女錢塘人少字吳嘉諫鄰富兒張阿官屢窺之一夕緣梯入女呼父母共執之將訟官張之從子倡言劉女誨淫縛人取財人多信之女呼告父曰賊污我名不可活矣我當訴帝求直耳即自縊盛暑待驗暴日下無屍氣嘉諫初惑人言不哭徐察之知其誣也伏屍大慟

女目忽開流血淚數行若對泣者張延訟師丁二執前
說女傳魂於二日若以筆污我我先殺汝二立死時江
濤震吼岸土裂崩數十丈人以為女冤所致有司遂杖
殺阿官及從子
上海某氏既嫁夫患瘋癩舅姑謀奪以妻少子婦覺密
告其丈夫泣遣之歸寧婦潛製驄具夫既死舅姑不以
告不闔棺露置水濱以俗忌惡疾也婦聞盂飯瀹雞偕
幼妹至棺所抱屍浴之歛以衣衾闔棺設祭祭畢與妹

訣以巾幕面投水死

谷氏餘姚史茂妻父以茂為文學贅之於家數日隣人宋思微責於父見氏美遂指逋錢為聘物訟之官知縣馬從龍察其誣杖遣之及氏下堦茂將扶以行氏故未嘗出閨閤見隷人林立而夫以身近已慚發頳推茂遠之從龍望見以氏意不屬茂也立改判歸思思即率衆擁輿中而去氏母隨之至思舍氏呼號求速死斷髮屬母遺茂思族婦十餘人環相勸慰不可解乘間縊死從

龍聞之大驚捕思思亡去茂感妻義終身不娶

白氏清澗惠道昌妻年十八夫亡懷娠六月欲以死殉衆諭之曰胡不少待舉子以延夫嗣氏泣曰非不念良人無後但心痛不能須臾緩耳七日不食而死

高烈婦慱平諸生賈垓妻垓卒氏自計曰死節易守節難況當兵亂之際吾寧為其易者執姑手泣曰婦不能奉事舅姑反遺孤孫為累然婦殉夫為得正勿過痛也遂縊

于氏顈州鄧任妻任病家貧藥餌不給氏鬻嫁笥救之

閏六月病革氏取聘簪二綰一於夫髮自綰其一撫任

頸泣曰妾必不負　君　納指任口中令齧為信任歿

三日縊死州又有臺氏諸生張雲鵬妻夫病氏单衣蔬

食禱天願代割臂為糜以進夫病危許以身殉訂期三

日夫付紅帨為訣氏號泣受之越三日結所授帨就縊

侍婢救不死恨曰何物奴敗我事令我負三日約自是

水漿不入口舉聲一號熱血迸流至七日頓足曰遲矣

郎得毋疑我毋偶出櫛沐扃户縊死

胡氏諸城人遂平知縣麗明孫女也年十七歸諸生李敬中生一女而夫卒初哭踊甚哀比三日不哭盥櫛拜舅姑堂下家人恠之從容荅曰婦不幸失所天無子將從死者地下不得復事舅姑幸强飯自愛他日叔有子為亡人立嗣歲時奠麥飯足矣姑及其母泣止之不可乃焚香告柩前顧家人曰浣舍汝等親之不可近男子遂入户自經母與姑搥門痛哭疾呼終不顧而死

王氏淄川成象妻夫死痛哭三日脣焦齒黑父不忍子之水謝勿飲又三日氣息漸微強起語父曰翁姑未葬夫亦露殯奈何父許任其事氏就枕叩頭而瞑年十七

劉孝女京師人父蘭卒矢志不嫁以養其母崇禎元年年四十六矣母病歿女遂絕粒殉之

崔氏香河王錫田繼妻崇禎二年城破氏與衆訣曰我義不受辱涕泣亂其女將自縊家人力持不得遂兵及門衆俱奔氏倉皇縊於戶後恐賊見其貌忒解之也

高陵李氏鎮撫劉光燦妻夫歿勵志苦守崇禎四年賊陷高陵年七十九其家掖之走曰未亡人棄先夫室何往語未已賊露刃入即取刃自刺流血淋漓賊壯其烈與飲食怒不受以盌擊賊罵曰吾忍死四十九年今啜賊食焉遂遇害

烈婦柴氏夏縣孫貞妻崇禎四年夫婦避賊山中賊搜山見氏悦之執其手氏以口齧肉棄之曰賊汚吾手繼扳其肱又以口齧肉棄之曰賊汚吾肱賊捨之去氏罵

不絕聲還殺之

周氏登州人新城王永命妻登州都督遇吉兄女也幼通孝經列女傳崇禎五年叛將耿仲明李九成等據登州反縱兵淫掠一小校將辱之氏紿之去即投繯死明日賊至怒其誑已支解之事平永命偵賊所在擊斬之以其首祭墓時蓬萊浦延禧妻王氏年二十守節撫孤九成叛城陷從父允章至其家問所向荅曰兒豈向患難中求活時有麻索在牀頭允章以手振之曰欲決計

於此乎氏首肯從容就縊

荆娲陜西淳化人姓高氏兄起鳳邑諸生崇禎五年流賊掠繼母秦氏及荆娲去起鳳馳赴賊營請贖賊索二馬起鳳傾貲得一馬子之賊止還其母起鳳與妹訣曰我去汝即死賊令勸妹從已且欲留為書記起鳳大罵不從被殺百計脅荆娲大罵求死賊悦其色割髮裂衣以恐之荆娲益罵不已賊乃殺之年甫十六廵按吳甡上其事兄妹皆旌

宋氏陳丹餘妻丹餘為鄖陽諸生崇禎六年賊至被掠并執其女迫令入空室前有古槐母女抱樹立罵曰吾母子死白日下豈受汚暗室中大罵不行賊斷其手益大罵俱被害

陳氏霍邱令黄日芳妻妾李氏崇禎八年日芳齎計簿入郡流賊突至圍城二人相謂曰主君未還城必不守我兩人獨有一死耳密縫内外衣甚固城陷南望再拜携赴藏天澗死越三日日芳至號哭澗側兩屍應聲浮

出顔色如生手尚相援

蘄水李氏諸生何之旦妻流賊至蘄執而逼之去不從則衆挾之李罵益厲齧賊求死賊怒刺之創徧體未嘗有懼色賊斷其頸死從婢阿來抱李幼女守哭賊奪女將殺之不與伏地以身庇之刺數十創婢女俱死

萬氏和州儒士姚守中妻泉州知府慶女孫也生六子皆有室崇禎八年流賊陷其城慟哭孀姑前命諸婦曰我等女子也誓必死節諸子環泣急麾之曰汝輩男子

當圖存宗祀何泣焉長子承舜泣曰兒讀書惟識忠孝字耳顧為厲鬼殺賊何忍母獨死遂負母投於塘諸婦女孫相隨死者十數人僅存子希舜求其屍共聚塘坳無一相離者當是時和州又有王氏一時五烈婦王用賓妻尹氏用賢妻杜氏用聘妻魯氏用極妻戴氏又王氏良器女劉臺妻也五人同匿城西別墅誓偕死及賊登陴呼聲震地五人相持泣曰亟死亟死毋污賊刃結縲縲斷適用賢所佩劍挂壁上杜趨拔之爭磨以刭次

第死州又有女失其姓與諸婦共匿明倫堂後共四人已為賊執用帛牽之獨此女不肯就執多方迫之不得四婦勸之泣曰我處女也可同男子去耶以頭搶地賊拳其足兩戕之女大駡賊怒一手搴足以刀從下劈之體裂為四

陳氏涇陽王生妻有子方晬生疾將死以遺孩屬陳陳曰吾當生死以之流賊至陳抱子避樓上賊燒樓陳從樓簷跳下不死賊視其色麗挾之馬上陳躍身墜地者

再最後以索縛之行數里陳力斷所繫索并鞍墜馬賊知不可奪乃殺之賊退家人收其屍子呱呱懷中兩手猶堅抱如故

雞澤二李氏一同邑田蘊璽妻遇亂蘊璽兄弟被殺李抱女同姒王抱男而逃王足創難行令李速去李曰良人兄弟俱死當存此子以留田氏後遂棄己女抱其子赴城得無恙一嫁曲周郭某遭亂舉家走匿翁姑旋被殺李携幼男及夫弟方七歲者共逃力罷不能俱全或

教之舍叔而抱男李曰翁姑死矣叔豈再得乎子雖難
捨然吾夫在外或未死尚可期也竟棄男負叔而走
姜氏宋德成妻臨淸人德成知贊皇縣寇入署姜投井
賊出之逼令食駡曰待官兵勦汝醢爲脯吾當食之以
簪自刷一目示賊曰吾廢人也速殺爲幸賊怒殺之
六安女失其姓崇禎中流賊入境見其美將犯之以帕
蒙其頭輒壞之曰毋汚我髮被以錦衣又擲之曰毋汚
吾身強擁諸馬上復投地大駡請死賊怒刃之既而歎

曰真烈女

石氏女失其邑里隨父守仁寓五河崇禎十年流賊突至執欲汚之女抱槐樹厲聲罵賊賊使數人牽之不解斮其兩手罵如初又斷其足愈罵不絶痛仆地佯死賊就褫其衣女以口齧賊指斷其三含血升許噴賊乃瞋賊擁薪焚之厥後所焚地血痕耿耿遇雨則燥暘則濕村人駭異掘去之色亦入土三尺許又當塗舉人吳昌祚妻謝氏為亂卒所掠謝以手抱樹大罵不止卒怒斷

其附樹之指復拾斷指擲卒面卒磔殺之

莊氏周彥敬妻彥敬棲霞知縣氏讀書知大義亂起鄉人悉竄山穴中氏以男女無別有難色彥敬強之曰不入且見殺氏曰無禮不如死君疑我難死乎即引刀自裁彥敬感其義終身不復娶

馮氏梁凝禧妻凝禧隨州諸生崇禎十年聞賊警夫婦買舟避難行至西河賊追急登岸奔魏家砦夫婦要同死氏訣凝禧曰同死固甘但君尚無子老母在堂幸速

逃明早可於此地尋我凝禧遂逃次早果得屍於分手處

唐烈妻陳氏烈孝感諸生崇禎十年從夫避難山砦賊突至夫與子俱奔散陳獨行山谷間砦人曰非唐氏嫗乎事迫矣可急入保陳問夫與子至未曰未也陳泣曰我煢煢一婦人靡因而至諸君雖憐而生我我何面目安兹土耶夫存亡未知依人以生不貞棄夫之難不義失貞與義何以為人吾其行也卒不入已賊至逼去不

從大罵死又劉氏懷寧人應天府丞顏素之孫婦也崇禎末亂兵焚掠江市其舅與夫先在南京劉子身出避倉皇無所之見男婦雜走登舟慨然曰吾儕婦人保姆不在義不出帷敢亂羣乎遂投江死

唐氏廣濟潘龍躍妻崇禎十三年避賊靈果山賊至加刃龍躍頸索錢唐跪泣乞以身代夫不許女巽跪泣乞以身代父不許唐知夫不免投於塘女從之賊愴然釋其夫又顏氏長樂諸生黄應運妻城陷兵至其家欲殺

應運生母詹氏顏泣訴願身代及顏方受刃妾曾叉奔號曰此我主母無所出願殺我以全其命卒感其義兩釋之

盧氏穎州王瀚妻家貧春織終歲崇禎十四年大饑夫患疫氏語夫曰君死我當從及夫死時溽暑氏求親戚斂錢以葬曰我當死但酷熱無衣棺恐更為親戚累遲之秋爽耳聞者哈之及秋盡糶其新穀置粗布衣餘買酒蔬祀夫墓歸至家市楽數十進姑并貽妯娌語人曰

我可死矣夜半自縊

于氏汝州張鐸妻崇禎十四年賊破城氏謂兩婢曰吾輩今日必死曷若先出擊賊殺賊而斃不失為義烈鬼於是執梃而前賊先入者三出不意悉為所踣羣賊怒攢刺之皆死蕭氏萬安賴南叔妻夫早喪無子遺一女寇大起築室與女共居盜突至率女持利刃遮門詈曰昔寧化曾氏婦立砦殺賊汝謂我刃不利邪犯我必殺汝賊怒縱火焚之二人咸燼又楊氏安定舉人張國紘

妾崇禎十六年賊賀錦攻城急國鉉與守者議丁壯登陴女子運石楊先倡城中女子從之須臾四城皆徧及城陷楊死譙樓旁事定家人獲其屍兩手猶抱石不脫

仲氏女湖州人隨父貫漢陽崇禎中漢陽陷從羣婦將出城賊守門者止之有頃賊大肆淫掠見女美執之女勞面披髮大罵賊具馬命二賊挾之上連墜傷頞終不肯往賊露刃迫之曰身往何如頭往笑曰頭往善遂被害

何氏鄜抱義妻抱義臨武諸生崇禎末氏為賊所執乃垢面蓬髮紿以病疫賊懼釋之及賊退家人咸喜何泣曰平昔謁拜伯叔猶赭顏汗發今匿身不固以面目對賊牽臂引裾雖免汚辱何以為人竟忿恚不食死

趙氏湯祖契妻祖契睢州諸生氏知書有志節崇禎十五年賊陷太康將抵睢氏語家人曰州為兵衝未易保也脫變起有死耳及城破屬祖契負其母以逃而已闔戶自經家人觧之投井復為家人所阻怒曰賊至不死

非節也死不以時非義也賊至環刃相向牽之出厲聲訶賊遂遇害

倪氏蕭來鳳妻來鳳商城貢生慷慨有大節賊逼受職不屈死倪自經從之又有宋愈亨深澤舉人寇至投井死妻王氏曰夫既如此吾敢有負媳韓生男甫六日顧從死相對縊

邰氏郃縣張一桂妻同妾李氏遇賊欲迫李行邰罵曰亡夫以妾託我豈令受賊辱賊怒殺之李知不免紿曰

我有簪珥埋後園井旁賊隨李發之至則曰主母為我死我豈獨生即投井賊下井扶之李披髮破面罵不已扯其衣欲令併死井底叫聲若雷賊知不可强乃刃之

江氏宗允芳妻魯山人子麟祥進士流賊之亂江與麟祥妻衣氏率孫女孫婦九人登樓俱懸於梁視其已死乃引刀自刭

楊氏曹復彬妻復彬江都諸生城破復彬創仆地楊匿破屋中長女倩文年十四趣母决計次女倩紅年十二

請吏衣死楊止之復彬執不可乃為三繯次第而縊

張氏梁以樟妻大興人以樟知商邱縣崇禎十五年流賊圍商邱急積薪樓下集婢女其上俱令就縊謂子變曰汝父城守命不可知宗祀惟汝是賴屬乳媪匿民家自縊死家人舉火諸屍俱燼

石氏鄭完我妻甘州衛人完我南陽府同知既之官妻王氏奉石家居崇禎十六年賊陷甘州石預戒家人積薪室中及城陷携王及一孫女縱火自焚寇退出屍灰

燼聞姑媳牽挽不釋手女距三尺許覆以甕啟視色如

生

郭氏長治宋體道妻崇禎十五年任國琦作亂同居諸

婦皆羅跪呼郭不出獨匿垝垣賊怒詰其不跪瞪目厲

聲曰我跪亦死不跪亦死已安排不活矣賊加數刃迄

死罵不絕口

姚氏桐城人湘潭知縣之騏女諸生吳道震妻年十九

夫亡以子德堅在襁褓忍死撫之越二十六年至崇禎

末流賊掠桐城兄孫林奉母避潛山氏偕行賊奄至孫林格鬬死德堅負氏逃氏曰事急矣汝書生焉能負我遠行倘賊追及即俱死汝不能全母顧反絶父祀乎叱之去德堅泣弗忍氏推之墜層厓下須臾賊至叱曰出金可免氏曰我流離遠道安得有金賊令解衣驗之罵曰何物賊奴敢作此語賊怒刃交下死

朱氏無為人徐畢璋妻年十七歸璋璋有妹名京年十五末字崇禎十五年流賊破城朱方懷孕奔廾邊謂京

曰吾姪在懷井口狹可推而納之京曰唯納畢即哭呼曰父母安在乎吾伴嫂死矣一躍而入

李氏定州人廣平教授元薦女歸同里郝生崇禎十六年州被兵生將奉親避山中留李與二子居其母家生控馬將發李哭拜馬前指庭中井訣曰若有變即潔身此中以衣袂爲識旁有白線一行者即我也比城破藏二子他所入井死兵退生出其屍顏色如生

胡敬妻姚氏敬孝感貢生流賊陷孝感姚乘舟避難南

湖欷歔不已隣舟婦解之曰賊入黄從未殺人何畏也姚曰我非畏殺畏其不殺耳聞賊將入湖歎曰賊至而死辱矣遂携二女僮投水死

熊氏武昌李臣藎妻大名知縣正南女藎臣父周華官贑州知府藎臣從父之任留婦於家崇禎十六年武昌陷婦匿林藪中為賊所得奪刀自刎賊去隣嫗救活之明年李自成卒殘卒南奔婦隻身竄山谷有胡姓者欲為子娶之婦曰吾頸可斷汝不聞前事乎已藎臣自江

西歸遇賊被殺婦慟三日自縊死

邱氏孝感劉應景妻崇禎末為賊所執逼從不可賊曰刃汝邱曰得死為幸賊注油滿甕漬其衣語同類曰此婦倔強將爇之邱哂曰若謂死溺死焚死刃有間乎官兵旦夕至若求如我得哉賊怒束於木焚之火熾罵不絕口同邑乾氏年十七歸高文煥文煥卒無子拔刀自裁母及姑救之甦三日復甦自是斷葷日不再食崇禎十六年聞賊陷德安將及孝感從子高騫將扶避山砦

氏曰吾老矣豈從出門求活行吾四十年前之志可也投後園池中死邑又有黄氏張梃然妻崇禎末賊帥白旺陷德安投梃然偽掌旅黄泣止之不聽賊令梃然取婦為質黄攜十歲兒匿青山砦梃然誘以利刦以兵且使親戚枱之皆不應已而破砦焚已居以窮黄黄匿愈深竟不可得梃然寄兒金簪兒以綰髮黄怒拔棄之曰何為以賊物汚首久之賊敗梃然走死襄陽黄耕織以撫其子鄉人義之

洗馬畈婦某氏蘄水人為賊所執不從賊刃其腹一手抱嬰兒一手捧腹使氣不即盡以待夫夫至付兒放手而斃向氏黄陂人年十八歸王旦士未久賊陷黄陂被執賊持刀迫之氏罵不絕口賊指衆曰若非汝父母即舅姑兄弟必盡殺而後及汝氏曰我義不辱與家人何與奪刃自刎賊怒立磔之

雷氏劉長庚妻長庚為同州諸生賊陷潼關將及州長庚拜家廟召妻及二子曰汝年長且有子當逃名雷及

所生女曰汝年少當從吾死雷田妾志也長庚携酒登樓謂妾曰汝平日不飲今當共醉妾欣然引滿長庚且飲且歌夜半偏題四壁拔刀示妾曰可以行乎對曰請先之奪刀自刎長庚乃解所繫條縊於梁女方七歲橫刀於壁以頸就之而死

郜氏商州人布政使可立女侍郎維南薛國用子匡倫妻也流賊將至避之母家商州陷賊驅使執爨罵曰吾大家女嫁大臣子肯為狗賊作飯耶賊怒斫其足罵益

厲斷舌寸磔之
呂氏閩陳諫妻陳諫雲夢諸生族有安氏者殉其夫閿
坤呂每談及輒感慨欷歔曰婦人義當如是崇禎末寇
陷鄖郡呂謂夫曰賊焰方張不如早為之所取魚網結
其體甚固俄寇至俾縫衣呂投剪破賊面罵曰賊敢辱
我鍼背予手可斷衣不可縫賊怒磔之投於水
郃氏曲周李純盛妻寇至姑姊妹俱避地洞中郃為寇
所得問洞所在紿之行寇喜隨之徑往井傍投井死洞

中五十餘人俱獲免

王氏宛平劉應龍妻年十六嫁應龍家貧以女紅養舅姑應龍父子相繼亡王事姑撫子閱二十年賊陷都城泣拜其姑曰留長孫奉事祖母婦死已決遂携幼子投井死

吳之瑞妻張氏之瑞宿松諸生福王時城破軍士欲污之張恐禍及夫與子紿曰此吾家塾師携其子在此吾醜之若遣去則惟命夫與二子去已遠張乃厲聲唾罵

撞石死

韓鼎允妻劉氏鼎允爲懷寧諸生福王時城破舅姑雙柩殯於堂劉守不去賊欲剖棺劉抱棺號哭賊釋之一女年十三賊欲縱火而數盻其女劉紿之曰苟不驚先柩女非所惜也賊喜投炬攜女去劉送女目門外池示之女即投池死賊怒刃劉劉罵不絕口死

江都程氏六烈程煜節者江都諸生也其祖姑有適林者其姑有適李者其叔母曰劉氏鄒氏胡氏而煜節之

妹曰程娥未字城被圍與劉約俱死各以大帶置袖中城破女理髮更衣再拜别其母遂縊死劉有女甫一歲啼甚慘劉乳之復以糕餌一器置女側乃死鄒與胡亦同死適林者投井死適孝者遭掠紿卒至井旁大罵投井死時稱一門六烈

張氏江都史著馨妻年二十六夫亡及城破撫其子泣曰嚮也撫孤為難今也全節為大兒其善圖吾不能顧矣遂赴水死又蘭氏孫道升繼妻其前妻女曰四蘭所生

女曰七皆嫁古氏次曰存孫女曰巽皆未嫁其弟道乾道新並先卒道乾妻王氏子天麟妻丁氏道新妻古氏其從弟子啓先妻董氏江都之圍諸婦女各手一刃一繩自隨城破巽先縊死蘭時五十四引繩自縊死王氏丁氏投舍後汪中死古氏亦五十四守節三十年頭盡白投井死有女嫁於吳生女曰蓉方八歲適在外家從死於井董氏以帶繫門樞縊死存病足力疾投井死董氏之娣有祖母曰陳氏方寄居與董氏同處亦自縊死

四與七同縊於牀死同時有張廷鉉者妻薛氏城破自縊死廷鉉之妹曰五遇卒鞭撻使從已大呼曰殺即殺何鞭為遂殺死

張秉純妻劉氏秉純和州諸生家故貧氏操井臼處之怡然國亡秉純絶粒死氏一勺水不入口閱十有六日肌骨銷鑠命子扶至柩前祭拜痛哭而絶

陶氏當塗孫士毅妻守節十年南都覆為卒為掠縛其手介刃於兩指之間曰從我則完否則裂陶曰義不以身

辱速盡為惠兵不忍殺稍創其指血流竟手曰從手曰不從卒怒裂其手而下且剜其胸寸磔死陶母奔護亦被殺

田氏儀真李鐵匠妻姿甚美高傑步卒掠江上執犯之田以死拒挾馬上至城南小橋馬不能渡田紿卒牽衣行觀中流急湍曳二卒赴水並溺死

王氏和州諸生張侶顏妻南都不守劉良佐部卒肆掠氏同母匿潮陽洞卒攻洞急氏以子付母曰賊勢洶洶

我少婦即茍免何面目回夫家此張氏一綫善撫之言訖挺身跳洞外洞高數十仞亂石嶢巖若鋒刃碎身死焉

方氏桐城錢秉鐙妻避寇寓南都歲祲饘粥不給以女紅易米食其夫已與婢僕雜食糠粃客過潔茗治饌取諸簪珥與秉鐙遊者未嘗知其貧也秉鐙與阮大鋮同里有隙避吳中方挈子女追尋得之已而吳中亦亂方知不免乃密紉上下服抱女赴水死

陸氏嘉定黄應爵妻少喪夫家貧紡績自給踰三十年甫殁嘉定城破子道弘妻亡其姓持二女倉卒欲赴井長女曰若使母先投必戀念吾二女不如先之乃挽妹亟入道弘妻繼之並溺死

于氏丹陽荆淼妻淼父大澈為亂兵所殺于聞變知不免謂淼曰請先殺妾淼不忍怒曰君不自殺欲留為亂兵汚耶淼慟哭從之

項淑美淳安人適方希文希文好蓄書杭州不守大師

方國安潰兵掠江滸數百里無寧宇希文避山間載書以往會幼子病疹希文出延醫淑美與一嫗一婢處是夕亂兵突至縱火肆掠婢挽淑美衣欲與俱出正色叱曰出則死於兵不出死於火等死耳死火不辱時嫗已先去見火熾復入呼曰火至奈何弗出淑美不應急取書堆左右高與身等坐其中須臾大迫書盡焚遂死賊退希文歸則餘燼旋而成堆若護其骨者一慟灰即散乃收骨瘞先兆先是有慈谿王氏歸同里方姓甫逾月

火起延及其屋夫適他出氏堅坐小樓不下遂被焚骸

骨俱燼惟心獨存夫歸捧之長號未頃即化

甬上四烈婦錢塘張氏鄞縣舉人楊文瓚妻國變後文

瓚與兄文琦友華夏屠獻宸俱坐死張紉箴聯其首棺

殮畢即盛服題絶命詩徧拜族戚吞腦子不死以佩帶

自縊而卒文琦妻沈氏亦自縊夏繼妻陸氏結帨於梁

引頸就縊身肥重帨絶墜地時炎暑流汗沾衣乃坐而

搖扇謂其人曰余且一涼既復取帨結之而盡有司聞

楊華三婦之縊遣丐婦四人至獻宸家防其妻朱氏甚嚴朱不得間陽為歡笑以接之且時時謂三婦之徒自苦也數日防者稍懈因謂之曰我將一浴汝儕可暫屏丐婦聽之閤戸自盡時稱甬上四烈婦

夏氏黙國公沐天波侍女也沙定洲之亂天波出走母陳妻焦亦避外舍懼賊迫焦謂姑曰吾輩皆命婦可陷賊手乎舉火自焚死夏歸其母家獲免後天波自永昌還夏復歸府則已薙為尼矣天波感其義俾佐内政及

天波從亡緬甸夏遂自經時城中大亂死者載道屍為

烏犬所食血肉狼藉夏屍棄十餘日獨無犯者

明史卷三百三

明史卷三百三考證

荆媧傳鳳大駡不從被殺　臣方煒按高起鳳

賜祀忠義祠謹識

萬氏傳長子承舜泣曰兒讀書惟識忠孝字耳願為厲鬼殺賊何忍母獨死遂負母投於塘　臣方煒按姚承舜

賜祀忠義祠謹識

石氏女傳石氏女失其邑里隨父守仁寓五河　臣方

煒按泗州志稱石氏即五河人其遇害時年十七謹

附考

詹氏傳女巽跪泣乞以身代父　臣方煒按女巽湖廣

通志作女巽大與此互異謹附考

倪氏傳來鳳商城貢生慷慨有大節賊逼受職不屈死

倪自經從之又有宋愈耳深澤舉人寇至投井死

臣方煒按蕭來鳳宋愈亨俱

賜祀忠義祠謹識

姚氏傳孫林格鬬死　臣方煒按姚孫林

賜祀忠義祠謹識

李氏傳廣平教授元薦女　臣方煒按畿輔通志稱元

薦為廣平訓導與此小異謹附考

熊氏傳盡臣自江西歸遇賊被殺　臣方煒按李盡臣

賜祀忠義祠謹識

雷氏傳長庚乃解所繫絛縊於梁　臣方煒按劉長庚

賜祀忠義祠謹識

劉氏傳秉純絕粒死　臣方煒按劉秉純

賜祀忠義祠謹識

明史卷三百三考證